

应试教育对当前教育的影响与新课标中的改进

段佳蓉

西北师范大学

DOI:10.12238/jief.v7i6.14970

[摘要] 应试教育是近些年来影响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问题,应试教育只关注学生的学习成绩,甚至是为了达到某一目标而进行学习,忽视学生的综合素质全面发展与学生的身心健康。因此面对该问题,在新课标中对课程进行优化将部分课程整合进行九年一体化教学、强调学科实践,不再是灌输式教学而是让学生从做中获得知识。同时,应试教育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于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城乡之间、发达城市与城市之间分配不均,学科的师资力量分配不均,教育环境等方面的分配不均,使得学生的知识结构建构方面参差不齐。

[关键词] 应试教育; 新课标; 教育资源

中图分类号: G40 **文献标识码:** A

The impact of exam oriented education on current education and improvements in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s

Jiarong Duan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Exam-oriented education has been a significant issue affecting quality-oriented education in recent years. It only focuses on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even making them study merely to achieve certain goals, while neglecting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their comprehensive qualities and their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To address this problem,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s have optimized courses: some courses are integrated into a nine-year coherent teaching system, and emphasis is placed on subject-based practice. Instead of cramming-style teaching, students are encouraged to acquire knowledge through hands-on experience. Meanwhile, a large part of the reason for the prevalence of exam-oriented education lies in the uneven distribution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This imbalance exist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between developed cities and other cities, in the allocation of teaching staff across different subjects, and in educational environments, among other aspects. Such disparities lead to uneven levels in students'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structures.

[Key words] exam oriented education; New curriculum standards; educational resources

引言

教育,作为塑造个体成长与社会发展的基石,始终在历史脉络与时代需求中发展。在中国教育的演进历程中,应试教育并非凭空出现的现代产物,而是根植于古代科举制度的历史延续,以其标准化的选拔保障了教育机会的相对公平;又随着社会变革逐渐显露出深层局限,其影响已渗透至教育生态的各个维度。

中国社会从“人口红利”迈向“人才红利”,创新与复合成为现代人才的核心素养,应试教育为何能在多重因素驱动下根深蒂固? 其对学生的成长究竟造成了怎样的深远影响? 新课标(如《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的改革尝试能否为突破应试困

局提供路径? 如何在历史必然性与转型必要性之间找到辩证支点,让教育真正回归“育人”本质?

本文将从应试教育的“形成—影响—改革—反思”的逻辑出发,剖析应试教育的深层肌理,探讨其转型的可行路径,为理解中国教育改革的复杂性与方向提供一份思考。

1 应试教育的形成脉络与对当下学生学习的深远影响

应试教育并非现代社会的产物,其历史渊源可追溯至中国古代的人才选拔制度。隋唐时期确立的科举制度,首次以统一考试的形式打破了士族对官场的垄断,“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这一制度通过固定的考试内容和标准化的评判标准,

构建了一套以“应试能力”为核心的教育导向。尽管科举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教育普及——即便寒门子弟也能通过苦读进入仕途,但也催生了“死记硬背”“题海战术”等应试技巧,考生只需掌握固定格式和套路,就能在考试中取得不错的成绩,却往往缺乏实际运用知识的能力。

近代以来,应试教育的形态随着社会变革不断演变,而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成为应试教育在当代中国强化的关键节点。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对人才的迫切需求与高等教育资源的稀缺形成尖锐矛盾,高考成为万千学子改变命运的方法之一。从“应试技巧训练”到“题海战术普及”,再到“精细化应试体系”,应试教育的强度随社会竞争加剧而逐年升级,形成了“考什么教什么、教什么学什么”的闭环。

应试教育的教学模式对当下学生的学习产生了全方位的负面影响。在思维发展层面,其“唯一正确答案”的导向严重抑制了学生的发散性思维 and 创新能力。课堂上,教师更倾向于讲解“标准答案”的推导过程,而非鼓励学生提出多元见解;作业和考试中,偏离标准答案的回答往往被直接否定,久而久之,学生逐渐养成“不敢质疑、不愿探索”的思维惯性。这种模式下培养的学生,在面对现实中无固定答案的复杂问题时,常常表现出适应性不足。

知识学习的碎片化是另一突出问题。应试教育为追求短期提分效果,将知识体系拆解为孤立的考点,通过反复刷题强化记忆。这种学习方式,导致学生缺乏知识整合能力和系统思维,难以形成完整的知识框架,更无法将所学知识迁移到新的情境中。

在人格发展与人际关系方面,应试教育的“唯分数论”造成了严重的认知偏差。往往以成绩为唯一标准给学生贴标签:成绩优异者被定义为“好学生”,享受更多关注和资源;成绩平平者则被边缘化,甚至被贴上“差学生”的标签。这种分类方式对学生的心理健康产生深远影响:“好学生”在长期的赞美中易形成心理优越感,过度关注个人成绩而忽视合作能力培养,进入社会后可能因缺乏同理心而难以融入团队;“差学生”则在持续的否定中逐渐丧失自信,产生自我价值感低下的问题,部分学生甚至出现厌学情绪和社交退缩行为。这些长期处于“标签效应”下的学生,其自我认同会逐渐固化,成年后在职业发展中更容易出现畏难情绪或过度依赖他人的现象。

2 应试教育持续强化的多重驱动因素

应试教育的根深蒂固并非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社会竞争、资源分配、教育生态等多重因素交织的产物。日益加剧的社会竞争压力是推动应试教育发展的核心动力。在当代中国,学历已成为社会分层的重要标尺,高校毕业院校的层次直接影响就业机会、薪资水平和职业发展前景。

课外辅导机构的推波助澜进一步加剧了应试教育的蔓延。在“短时间提分”“押题冲刺”等营销话术的诱导下,大量学生和家長陷入“不报辅导班就会落后”的焦虑循环。这些机构为迎合需求,推出“考点精讲”“答题模板”等应试产品,将知识学习简化为技巧训练,进一步强化了“重分数轻能力”的教育导向。

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衡是应试教育持续发酵的结构性原因,这种不均衡体现在人力资源、物力资源和信息资源等多个维度。在人力资源方面,教师队伍的教学水平存在显著差异。经济发达地区的重点学校能够吸引经验丰富、学历层次高的教师,这些教师不仅熟悉考试规律,更能通过清晰的逻辑讲解帮助学生理解知识本质;而欠发达地区的学校,尤其是乡村学校,往往面临教师数量不足、优质教师流失的问题。这种差异导致教育过程出现分化:优质教师引导学生“理解知识”,普通教师只能要求学生“记住知识”,而应试教育恰好为后者提供了“短平快”的教学方案。

物力资源的分配失衡则加剧了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在经济发达城市的中小学,现代化教学设施已成为标配:小学阶段便配备专业实验室、数字化图书馆和多功能艺术教室,可以实现走班式学习;而在中西部农村地区,教育设施的缺口依然巨大。部分学校甚至连基本的体育器材都难以配齐。

3 新课标对改善应试教育的突破——以艺术课标为例

2022年颁布的《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以下简称“新艺术课标”),作为新课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教育目标、内容结构、评价方式和教学模式四个维度实现了对传统应试教育的突破,为素质教育落地提供了具体路径。^[1]

在教育目标上,新艺术课标以核心素养为导向,彻底摆脱了旧课标“知识记忆及技能训练”的应试框架。明确提出的“审美感知、艺术表现、创意实践、文化理解”四大核心素养,要求通过义务教育学生应达到提升审美能力、提高艺术表达能力、提高创意实践能力、筑牢民族共同意识以及尊重不同文化的目标。^[2]与旧课标相比,核心素养导向的目标更关注学生的内在成长,而非外在技能的机械掌握。

课程内容的结构化整合是新艺术课标打破知识碎片化的关键举措。旧艺术教育中,音乐、美术、舞蹈等学科各自为政,教学内容孤立分散。新艺术课标则构建了“一体化”的课程结构:一二年级完成幼儿园到小学分科课程的过渡,三至七年级以音乐、美术为主,有机融入舞蹈、戏剧、影视等艺术门类的内容,八至九年级则开设艺术选项课程,学生可根据兴趣选择1-2项艺术特长深入学习。^[3]这种结构化设计不仅解决了知识碎片化问题,更通过艺术门类间的关联性,培养了学生的系统思维和跨界整合能力。

新艺术课标特别强调艺术与生活、文化、科技的联结。在“文化理解”素养的要求下,教学内容大量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同时,课标鼓励将现代科技融入艺术学习,例如通过VR技术体验传统戏曲表演,这些联结不仅丰富了教学内容,更让学生感受到艺术的时代生命力,避免了传统艺术教学中“脱离现实、死记硬背文化常识”的应试倾向。

针对应试教育“唯分论”的评价弊端,新艺术课标构建了多元化的评价体系,实现了从“结果评价”到“过程评价”的转变。旧艺术评价多以期末技能测试或书面考试为唯一依据,评价标

准僵化且重结果轻过程。新艺术课标则提出通过课堂、作业及期末三个维度进行评价^[4]。这种评价方式关注学生的成长轨迹和个性化发展,避免了“一考定优劣”的应试评价弊端,让每个学生都能在艺术学习中获得成就感。

在教学模式上,新艺术课标倡导“实践导向”的教学,彻底改变了传统艺术课堂“教师示范、学生模仿”的填鸭式教学。提出的“情景化任务驱动”“完整艺术实践过程”“跨学科融合”三大教学策略,为学生主动学习搭建了平台。“情景化任务驱动”要求教师创设真实的艺术情境,让学生在解决问题中学习。“完整艺术实践过程”强调艺术学习应包含“欣赏—表现—创作—联系”的闭环,学生不仅要学会欣赏艺术作品,更要参与艺术表现和创作,在实践中深化理解。“跨学科融合”则打破学科壁垒,这种教学模式让学生从被动的技能接收者转变为主动的艺术探索者,有效激发了学习兴趣和创造力。

4 辩证看待应试教育:历史必然性与转型必要性

应试教育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并非全然的“负面存在”,其形成与强化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但随着社会发展,其局限性日益凸显,转型已成为教育改革的必然趋势。

从历史角度看,应试教育在特定时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教育资源极度匮乏的年代,以考试为核心的选拔制度,凭借其“标准化、易操作”的特点,保证了教育机会的相对公平。高考制度恢复后,“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阶层固化,维护了社会流动性。这种“以分数为标尺”的公平性,在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现实下,仍是现阶段难以替代的选择。

然而,随着中国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型,应试教育的局限性日益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瓶颈。现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已从“知识型”转向“创新型”“复合型”,而应试教育培养的“高分低能”学生,在面对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时,表现出明显的适应性不足。

辩证看待应试教育,更需认识到“表面公平”与“实质公平”的差距。应试教育的“唯分论”看似保证了公平,实则掩盖了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带来的实质不公平。经济条件优越的家庭,可通过课外辅导、艺术培训等方式提升孩子的应试能力和综合素质,而普通家庭的孩子则只能依靠学校教育,这种“隐性差距”使得

“分数公平”背后是更大的教育不公。新艺术课标等新课标提出的核心素养导向,正是通过丰富教育内涵,让每个学生都能在适合自己的领域发展,从“机会公平”走向“质量公平”,这才是更高层次的教育公平。

新课标为应试教育转型提供了可行路径,但转型过程仍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教师需要打破应试思维定式,提升核心素养导向的教学能力,这需要系统的培训和长期的实践探索;另一方面,社会评价观念的转变需要时间,家长对“分数”的过度关注、用人单位对“学历”的盲目崇拜,仍在强化应试教育的社会基础。此外,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短期内难以彻底解决,部分地区的学校可能因资源不足而难以落实新课标要求。

5 结语

教育转型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策引导、学校实践、家庭配合和社会支持的多方协同。学校应落实新课标要求,优化课程设置和评价体系,为学生提供全面发展的平台;教师应更新教育理念,将核心素养培养融入日常教学;家长应摆脱“唯分数论”的焦虑,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和兴趣发展;社会应建立多元化的人才评价标准,为不同类型的人才提供发展空间。

应试教育的改革并非对历史的否定,而是在继承其合理内核基础上的超越。通过新课标等改革举措,在保证基本公平的前提下,为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和全面成长创造条件,才能让教育真正回归“育人”本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人才支撑。

[参考文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 [2]周星,彭吉象,甄巍,等.九年制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五科并举实施的认识[J].艺术教育,2024,(11):28-33.
- [3]吉晶.《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年版)》引领音乐教育革新[J].艺术教育,2024,(11):121-125.
- [4]曹华.基于新艺术课程标准的高校音乐教师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探究[J].吉林艺术学院学报,2024,(05):26-30.

作者简介:

段佳蓉(2001—),女,汉族,甘肃兰州人,硕士,研究方向:音乐教育。